

窦州情韵惹人醉

■ 吴建光

很想了解,信宜的先人,如何在地处偏远的镇隆东江、西江交汇处,建设了一座历史悠久、非同寻常的文明古城——窦州古城。

窦州古城始建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历经千余年发展,相继建造了如学宫(大洪国王宫)、黎照书院、文昌宫、文明楼和古郡民俗建筑群等,计有19间书院、12间公祠、12间庙宇和7间旅馆。难能可贵的是,古城建有19座书院;1930年,古城更是创办了信宜县女子师范学校。据古城研究的专家介绍,明、清两代,古城就出过进士10人、举人70人、贡生343人。特别培养出了李宜相、李宜昌“兄弟同榜进士”,这种情形据说在中国历史上能与诗传千古的苏轼、苏辙“兄弟同榜进士”相提。还有,中国堪舆鼻祖、唐朝国师杨筠松,同盟会员,参与推翻帝制活动的华侨企业家李季谦,马来西亚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部长、著名侨领李孝式等。

而且,在这座古城中,金庸笔下的天地会曾重建大洪国,建立了王宫。一座古城里藏着一座王宫,藏着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天地会陈金缸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英雄故事,古城因之更加深邃、厚重和神秘。

荔红李熟时节,我驾车200余公里,来到了信宜市镇隆镇,走进了窦州古城。

窦州是由镇隆东江、西江交汇处的罗窦洞而得名。窦州古城因为建有东南西北4个城门,建有8个牌坊,故有“八坊”之称。故而,在镇隆镇,窦州古城在八坊村,八坊村就是窦古城。

穿八坊村牌坊,走过正被凤凰花灿烂着的街道,面前的古城文明广场豁然开朗。建于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1947年又进行了改建,气势恢宏的窦州古城南门楼——文明门“红

楼”矗立于文明广场的北面。红楼的大拱门贯通古城文明街。

走进文明街,那一座座错落落在古城中、各自独立独特的古建筑与你撞个满怀。不远处,建于清代光绪年间(公元1904)、新中国成立后被改建为信宜县公安局驻地的开越大夫祠(陆贾书院),拱门顶上“公安局”三个字惹人注目。与开越大夫祠隔街斜对,岳耀书院临街的拱门立面洋气十足。与岳耀书院隔街相望,大门窄小的简斋书院,石质材料的门牌,阴刻民国时期广东省省长胡汉民题写的“简斋书院”则是另一种张扬。

文明街尽头,屹立着一座简朴大方、上书“镇隆小学”的门楼。过门楼数十米,敦厚、庄重的三拱门式棧星门挺立。棧星门后面,远远便是坐北向南、起檐翘角、气势磅礴的大殿和正殿。这是大洪国王宫旧址。宫殿始建于元代,原为信宜学宫。咸丰四年(公元1854),天地会首领陈金缸在家乡三水县范湖圩率师起义,先后围攻三水和广州,转战粤北、湖南和两广边境,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并在怀集建立大洪国,称南兴王。后因作战失利,不断转战,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3月,攻占信宜城,于窦州古城重建大洪国,以古城的学宫为王宫。两年多后,他无惧清军围剿宁死不降,被叛将杀害于学宫内。

今天,走进学宫,就是走进了一段既轰轰烈烈又是沉甸甸的历史,在红墙绿瓦间,寻觅一个短命王朝的影踪,体悟天地会首领陈金缸和不屈的英雄气节,依然荡气回肠。

令人欣慰的是,窦州古城现存的古建筑,都得到了特别的关照,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它们各自的风格、风貌和韵味,当然,也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它们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传说。

诚然,在古城中,那些与古建筑相连相杂的普通民居,在沧桑的岁月中不断演变,大多已演绎成现代、时尚、新潮的民居。行走古城中,恍如在历史与现实穿越。那些张扬着历史的厚重和韵味、深深地刻满沧桑岁月斑痕的古建筑,仿佛就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向时代张开的一个窗口,给你翻开了一本厚重的史书,打开了一段尘封的、附着许多故事传说的记忆,令人百感交集,流连忘返。

走一路,看一路,心情被古城的情韵渲染着、涟漪着。在古城广场小憩,品尝着当地的小吃,正在感慨不虚此行,岂知卖小吃的大嫂却说,来信宜,不夜逛窦州里,也一样等于白来。

大嫂的话让我震了一下。原定晚宿茂名市区的主意动摇了。在信宜市区迎宾大道上一家宾馆我把自己安顿下来。

华灯初上,窦州里灯火辉煌,人如潮涌,犹如一个热闹非凡的庙会现场。

窦州里是用现代商业形态打造的市井“城市”。每逢夜晚,人们或是一家老少,或是情侣双双,或是三五知己,走进窦州里,或在小吃店、小食档、咖啡店、烧烤吧、火锅店、甜品店里愉快地吃东西,或在中国牙雕艺术馆前愉快地赏玩、拍照,或在商店里购物,或在市民广场里休闲散步、聊天,或在图书馆、新华书店里兴趣地看书、购书。那些高雅的音乐清吧、咖啡厅以及有摇滚乐手驻唱酒吧,更是人头攒动。

诚然,如果不是亲临其境,谁也无法想象,在一个偏远的山城里,夜晚竟然能诞生一处人间烟火如此如火如荼的街市。

我随着人群走进窦州里,在一个直销点买三华李,在一个烧烤吧

吃羊肉串,在一家咖啡店喝了咖啡。逛进新华书店时,我随机问一个中年女售货员:“有李娟的著作吗?”窃以为,在这偏远的山城,别说的会有李娟的著作摆卖,或许人们连李娟是何许人也还不知道。

售货员:“请问你是问‘一鸣惊人’的新疆女作家李娟的著作吗?”

我有点出乎意料,“是。”

售货员说:“李娟旧版的著作早已卖断,新版的著作还在回来的路上,估计明天能到。你明天晚上可过来看看。”

听了售货员的话,我是一脸惊讶。

走出窦州里,回望着那一片光华,我心中感慨连连。着实,信宜确实是非同一般的山城。在农耕时代,信宜先人创造了窦州古城的文明、灿烂和辉煌。在沸腾的当下,信宜人紧紧地踩着时代发展的鼓点,让山城蝶变成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二天早上,我驾车到中兴路环岛一间小店买“古粽”。小店对着环岛,车来车往,找不到地方停车。情急之下,询问在路边等人的中年男人。中年男人左右看了看,说:“你停在我旁边,我帮看着。”我没想到,下车就往小店跑。小店没有现成的“古粽”,要等“古粽”厂家配送。过了十多分钟,我拿到“古粽”。回到车旁,中年男人笑着说:“没事。”我未及说声多谢,他便驾着摩托车走远。望着中年男人的背影,温暖从我心底涌起。

离别时,我特地站上高处眺望,朝气蓬勃的山城让我心中一片旖旎。是呀,曾经的窦州古城,凤凰涅槃,在窦州里扮演一脉相承的繁华、辉煌。诚然,钟灵毓秀的窦州既然能创造灿烂的过去,又创造了璀璨的当下,必定也能创造光彩的未来。我们热切期待。

立夏(外四首)

■ 宫白云

太阳在牙齿上成熟
上扬的嘴角,改变欢喜的密度
结实,倔强,把春色
拖向尾音

春水皱褶,望花的人
扶花枝,像扶着自己一段
细小的青春

鸟飞绝

给青山一处绝壁
给绿水一段鸣咽

给月亮一棵树
给缓缓的一瞥一次定格

有些人,形同虚设
另些人,高坐庙堂

时间的气味
从时间里回来

一滴墨墨甩出去
一只只鸟飞起来

春风秀药

天空很蓝,云朵很像我的棉被
头顶上的阳光晒着春风
你抓不住春风,却感觉到它的
 触摸
那些枝条也是,以它们的摇曳
彼此会意

鸽群围着喂食的人,咕噜咕噜
唱着温暖的歌,春风吹开的花朵
殷勤地编织香气

粉的、红的、白的、黄的花瓣
有些落在了流水
有些落在追赶鸽子的孩子身上

大地像操劳的母亲
季节给予什么就接受什么
春风吹过的地方
把春天活了一遍



夏的风景 青云 摄

杂文

校史编纂之皇帝新装论

■ 张华文

十九世纪上半叶,丹麦作家安徒生创作的童话《皇帝新装》,历经百年仍脍炙人口,令人常读常新,百读不厌。纵观某校百年辉煌校史之编纂,竟与《皇帝新装》异曲同工,其机缘与巧合,颇耐人寻味。

一曰“织工”与“编工”何其相似。《皇帝新装》巧合如簧的织工,声称能工巧匠,能为国王织缝最美丽奇特的衣服,后被赐予“御聘织师”,封为爵士,并授予勋章。某校百年校史之领衔编辑,自誉为地方文化巨匠或泰斗,诸多显赫头衔光彩夺目。他们信誓旦旦,能为某校编纂震古烁今之辉煌史。

二曰“织法”与“编法”何其相似。《皇帝新装》织工的织布缝衣之法,纯粹为天马行空,装腔作势,随心所欲而恣意妄为。某校校史之编纂,竟与之

不谋而合,只要需要,则为所欲为,不怕做不到而怕想不到。校史不够古老悠久,可以上溯拉伸,直到百年甚至更长。校友阵容不够威武雄壮,可以招贤纳士,广罗天下英才。据闻通过本次修史,已为某校延揽了数名“黄埔”校友,也许还会更多。或许其言之凿凿,序席宫院均是某校之祖宗,前人古人也是今人之同类。追本溯源,某校之前身可能与某某国子监或翰林院有关联,某校之校友也可能与某某英雄或伟人有交集。为了富丽堂皇,运用追溯之术,增加若干历史或高富帅校友,也并非完全子虚乌有,不必少见多怪。

三曰“钳口术”何其相似。俗云: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其实也不然。《皇帝新装》的织工为堵塞悠悠之口,宣称

任何不称职或愚蠢不可救药之人,都看不见这衣服。结果大家都噤若寒蝉,不吭一声。某校百年校史之编纂,因其领衔编辑乃地方文化权威,谁敢指手画脚,则被视为犯上作乱或无知之极。结果大家万马齐喑,不置可否。

四曰“游行术”也会相似。《皇帝新装》的国王穿着新装上街游行,最后因一毛头小孩的直言不讳,意识到新装并不存在。但为维护尊严与虚荣,坚持“游行必须继续下去”,且摆出一副更为骄傲的神气。某校百年校史之编纂,即使有仁人志士戳穿其荒诞无稽,也绝不会改辕易辙,反而更加赳赳昂昂付梓问世。

如此百年辉煌之校史,现在的一二代人也也许不以为然,往后三四代人也许就信以为真了。

也红

■ 阿 明

第二十七章

-2-

当国外的寒雪在精心酝酿“迷魂汤”时,国内的龙涛明此刻已经先在帝皇酒店贵妃房被陈小雅算计上了。

说回这晚饭后,李沁这个准副市长酒过三巡便提前离席返回市府开会了。李沁一走,大家都围着龙涛明敬酒。陈小雅揪准时机,将一种兴奋剂倒入洋酒杯里,迅速用筷子调匀。待大家敬完一轮酒回到座位后,陈小雅已倒了满满三杯洋酒,并将“加了料”的那杯端到龙涛明面前的台上。

随着白嫩的双手在空中一拍,场面稍静了下来。陈小雅提声说:“各位尊敬的企业家,李书记离开前嘱咐我代他敬龙厂长一杯,我自己也必须敬一杯,现在是两杯对一杯,大家觉得好不好?”闻言,在场的企业家协会纷纷起哄:“交杯酒!交杯酒!”

在江南市,所谓“交杯酒”是男女分别用端酒的手,围住对方的脖子干杯,显得异常亲密。婚礼上,新郎新娘有时也会喝交杯酒,寓意百年好合。龙涛明平时很注意形象,他注意到陈小雅胜券在握般看着自己,知道如果让她得逞,这件“风流韵事”第二天就会被这些人传遍江南市。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龙涛明端起面前的洋酒,直接一闷,并用空杯向四周展示一圈。殊不知此番举动正中陈小雅下怀。看到自己目的达成,陈小雅也非常爽快喝了两杯,随后宣布聚会上半场结束,下半场转到帝皇歌厅包间,让大家移步尽欢。

龙涛明喝了那杯高纯度的“加料”酒,不一会儿就感到全身发热,有点头重脚轻,只能来到单人沙发斜躺下。其他企业家已争先恐后去了歌厅,陈小雅自然留了下来。她让服务员退出贵妃房后,风情万种地斜靠在云里雾里的龙涛明身边。她瞄了一眼摄像头,发现只有正面的长沙发才是拍摄的最佳角度,于是用力扶起龙涛明往长沙发那头碎步走去。

在陈小雅眼里,她扶的哪是龙涛明,简直是1200万钞票啊!若自己是龙涛明“好上了”,自然能从他手上拿到树脂总厂新生活小区房地产业务。如果龙涛明不肯认账,她就拿着录像要挟他。心里打着如意算盘,

陈小雅扶着龙涛明来到长沙发上躺下。由于体内药效发作,龙涛明已开始喘着粗气,满脸涨红。见状,陈小雅一边动手解着自己的上衣,一边俯身朝龙涛明贴过去。

谁知龙涛明竟然一把推开了陈小雅,挣扎着起身跌跌撞撞地往电视机旁放置开水壶的地方踱去,嘴里还喊着:“我热死了,我渴死了,我要喝水——”经常喝酒的人都知道,酒醉三分醒,是不会出现如此燥热冲动感觉的,因此龙涛明断定自己今晚喝的酒有问题。而且在被扶到长沙发的过程中,他就发现陈小雅不停地看前方找角度,这一举动十分可疑。

龙涛明大学读的是机械专业,有同学专门生产各种摄像器材,他自然敏感地联想到,陈小雅很可能安装了摄像头,瞬间背上惊出一身冷汗。想到这,龙涛明下意识地动了一下身体,手脚还听使唤,眼看陈小雅的红唇就要送到嘴边了,吓得赶紧将人推开。

龙涛明拿起开水壶,头一仰猛然看见电视屏上方细小的摄像头。龙涛明此时还有几分清醒,装作翘起把开水壶往前一伸,在“砰”的一声碎片水流顿时满地的同时,身体就要往电视屏上倒去。

眼看龙涛明就要撞上摄像头,陈小雅立马快步上前拽着龙涛明又往长沙发去。马上到手的钞票可不能飞了!她将龙涛明按在长沙发上,这时的龙涛明仅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在抵抗。抓住陈小雅要为之手,龙涛明哄陈小雅说不如换个地方。这让陈小雅以为他“上钩了”,满心高兴立马答应。陈小雅拍了拍龙涛明通红的脸庞说:“你稍等哦,我去客房部拿房卡。”等陈小雅高跟鞋远去,龙涛明艰难地撑着沙发背站起来,颤颤抖抖地出门左转来到收银台,拿起电话拨通韩小倩家。

接电话的是张老师。龙涛明问:“小倩……小倩在家吗?”张老师听到是陌生男子找韩小倩,好奇问回:“您哪位找她啊?”“我是龙涛明。”他感到意识已经越来越迷

糊。本就在客厅看电视的韩小倩,闻声走过来从母亲手中接过话筒:“我是小倩。”龙涛明喘着粗气对她说:“快来帝皇酒店贵妃房接我……”话音未落,电话就“啪”的一声挂断了。

韩小倩脑袋“轰”的一声,全身神经霎时紧绷,知道心爱的人肯定是遇到危险了,立即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外衣冲门而出。同时脑袋高速转动着,想起邻居陈叔叔是交警支队队长,日常是自己开车上下班的,可以迅速将自己送到帝皇酒店。于是跑过去拍开了陈队长家门,哀求道:“陈叔叔,我有急事!拜托您,能不能现在送我赶去帝皇酒店?”他们两家平日关系很融洽,加上韩姐又是副局长,陈队长当即应好。很快,两人一路畅通无阻来到了帝皇酒店。

当陈队长和韩小倩撞开贵妃房门冲进去,只见龙涛明瘫倒在长沙发旁的地上发出呕吐声,衣衫不整的陈小雅在一旁站着。二人迅速上前扶起龙涛明,看他状态很不好,顾不上质问陈小雅,赶紧将人带出门,直奔医院而去。

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独留房内的陈小雅无比沮丧,自己费尽心机的计划竟然失败了。她马上致电张松东告知了自己这边的情况。

而接到陈小雅电话的张松东,心情与陈小雅一样沮丧。这些日子,他为了拿到树脂总厂新生活小区的房地产业务,接连对龙涛明使用了“金钱计”“美人计”却都相继落空。“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呢?”他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很久没见的脸。“不知秀芹最近怎么样了,要不去看看她吧?”张松东喃喃道。于是到了周六下午,终于记起旧情人的张松东叫上柯金福,说一起去看看老同学。

如今,李秀芹住在欧光华离婚时留给她的婚房。之前她被市房产局规划科科长范文喜侵犯折磨,还喂食过量精神药物,致使精神失常。好在张松东送医及时,加上

李秀芹父母精心护理,半年后就痊愈了。出院后的李秀芹身体稍稍虚胖一点,相貌还是那么好看,但性格转变很大,整个人沉静了下来,话语变少多了几分老成持重。

很快,张松东和柯金福敲开李秀芹家门,李秀芹穿着睡衣把他们迎进客厅。“现在还吃药吗?”张松东上下打量了一下李秀芹。“不吃了。”李秀芹一边给他俩倒水,一边平静回答。张松东接着问她爸妈怎么不在,李秀芹直言两老已经回了山阳县。“那要不要给你找个保姆?”李秀芹摇头表示不要。

柯金福对眼前的李秀芹感到陌生。在他印象中,李秀芹苗条偏瘦,既是老师的掌上明珠,又是班里的文艺委员,读书时自己从不敢正眼望过她。看到过去那个活泼可爱的李秀芹不复存在了,柯金福不觉一阵心酸。

屋内三人各怀心思。沉默过后,李秀芹开口:“松东,我想开个美容美发店,你能借我50万吗?”张松东上下打量了的就是钱,当场吩咐柯金福记下李秀芹银行卡号,明天就给她存入卡里。作出开店这个决定,是李秀芹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知道是谁毁了自己,心中已有周详的报复计划,就等着时机到来再具体实施。

告辞了李秀芹,柯金福载着想要去娱乐小世界过过瘾的张松东,往食乐世界驶去。一路上,依然对树脂总厂新生活小区这个项目不死心的张松东打算孤注一掷,和柯金福反复研究了如何对龙涛明“用硬的”。凭着VIP贵宾卡,张松东畅通无阻地来到了6号音乐别墅门前。下车时,他对柯金福说:“你现在去找欧光华吃晚饭,顺便喝两杯。从他那里借四五个兄弟,好好准备起来。”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早在一千多年前,魏晋朝代的李康就这样说过。他说得对!中国历史上,哪一个仁人志士,没有经历磨难?身

陷阴谋漩涡中心的龙涛明也正是如此。

转眼时间来到1990年的最后一天。上午八时,江南市公安局在树脂总厂成立“树脂总厂派出所”,市公安局韩劲副局长特意赶来参加并宣布任命刘宏宏为该所所长。会上,刘宏宏作了表态发言,一定不辜负组织信任,保持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把工作落到实处,保一方平安。龙涛明在讲话中也承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方位支持。

随后十时,江南市军分区林政委带着省军区三个现役军人代表,到树脂总厂参加进驻挂牌仪式,林政委代表军分区盛赞并感谢树脂总厂以实际行动支持国防工业。龙涛明和林政委一起商量,把三名军方代表监监处、易科和小邱分别安排到安全、质量和物流三个部门。

到了下午三时,在树脂总厂辞旧迎新表彰大会上,冯伯良等先进个人,生产及反应等先进个人受到了颁奖表彰。龙涛明总结讲话时,一方面肯定了全厂干群过去一年的辛勤工作,号召全厂职工向先进学习;一方面也为来年的工作为大家加油鼓劲道:“1991年将是充满挑战、充满希望的一年,大家要以铁人的精神、百倍的干劲,建设世界一流工厂,生产世界一流产品,为中华民族争光!”会后,龙涛明在厂里吃过饭,不忘再检查了一遍全厂元旦期间的值班注意事项。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让司机小张载他返回位于市区的生活小区。

龙涛明浑然不知,又一场危险正向他逼来。小车到达小区,等龙涛明打开车门下车,司机小张随即开车走了。当他将要步入宿舍楼时,从旁边的大霸王车上下来一个人,朝他奔了过来。龙涛明抬眼一看,竟是柯金福。

柯金福冲到跟前,拉住龙涛明的手,神色慌张地说:“老同学,有一件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啊?”龙涛明一阵愕然。“你先上车,我仔细告诉你。”边说着,柯金福边将龙涛明拽上了车。

不料一进入车内,龙涛明立即被一块湿毛巾强行捂住口鼻,同时被牢牢捆住了手脚,挣扎几秒便已不省人事。

遭遇如此明目张胆的绑架,龙涛明能否逃过这一大劫? 请看第二十八章。